

第七回 寬洪相國衣飾賞姬 地理先生店房認子

詩：

宦門少小讀書生，嬌養從來不出行。
色膽包天忘大義，癡心挾女縱私情。
憐才宰相胸襟闊，遇父英豪眼倍青。
始信吉人天必相，窮途也得遇通亨。

他兩個出了同春巷，徑投大路，行了好一會，看看到了城門，只聽得那樵樓上「咚咚」的打了五更五點，但見那：

金雞初唱，玉兔將沉。四下裡梆柝頻敲，都是些尋更丐子；滿街衢行蹤雜沓，無非那經紀牙人。猛可的響一聲，只道是相國知風來捉獲；悄地裡聽一下，卻原來官營吶喊大操兵。

兩個正混在人叢裡，走到城門首，驀聽得這聲吶震，唬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；只道是韓相國知了風聲，差人追來捉獲，回頭看時，又不見有人趕來。猛想一想，方記得起三、六、九日官營裡操兵練卒，卻才放下肚腸。連忙出得城來，漸覺東方有些微微發白。

你看這韓玉姿，哪裡曾慣出閨門，管不得鞋弓襪小，沒奈何兩步挪來一步，不多時又到了西水灘頭。原來，這西水灘下了船，筆直一條水路，直通得到長沙府去。你道此時天尚未明的時節，船上人個個還未睡醒，哪裡見個人來攬載？

兩人依著岸走了幾步，只見就是日前泊那玉冕舟的楊柳岸邊，有一隻小小漁船在那裡。這韓玉姿到了這個所在，覺她睹物傷情，杜開先也覺傷情睹物。他便凝睛一看，見那船艙裡點著一盞小小燈籠，恰好那個漁人正爬起來，趕個早市，趁沒有船隻往來，待要下網打魚的意思。

杜開先近前喚道：「漁哥，你這只船可渡得我們麼？」漁人道：「要渡倒也渡得，只是渡了二位相公的時節，錯過了這個早市，可不掉了一日生意？」杜開先道：「你若肯渡我們，就包了你一日趁錢罷。」漁人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二位相公還是要往哪裡去？」杜開先道：「我每兄弟二人，要到前途去望一個親戚的。」漁人道：「卻是什麼地名？」

杜開先道：「那個地名我倒忘記了，只是那些村居景致還想得。你且撐到前頭，若見了那個所在，我們上岸就是。」漁人笑道：「相公又來說得好笑，若是撐了十日不見那個所在，難道還是包我一日的銀子？」杜開先道：「就與你十日的錢吧。」漁人道：「只要講得過，便做我不著，請下船來。」他兩個就下了船，那漁人便不停留，登時把船撐去。

如今正是要緊的所在，其實沒工夫把他去的光景再細說了。且把韓相國來略說幾句，與列位聽著。說這韓相國睡到天明，醒在牀上，只道還是玉姿伺候，便叫一聲道：「玉姿，可睡醒了麼？」

原來，卻是這蕙姿盡盡伺候了這一夜。她因為前番那次做來不順利，所以再不敢走動，只道妹子果然不耐煩，便替她承值了這兩個更次。聽得相國喚了這一聲，連忙答應道：「老爺，玉姿昨晚身子有些不耐煩，著蕙姿代她伏侍哩。」相國歎口氣道：「怪她不得，其實這幾日辛苦得緊。多應是勞碌上加了些風寒，少刻待她起來，可喚她來，待我替她把一把脈看。趁早用幾味藥兒，趕散了吧。」蕙姿應說：「曉得。」

說不了，只見一個女侍兒慌忙走來，把房門亂推，進來稟道：「老爺，不好了，昨夜內門被賊挖開了！」相國道：「有怎樣事？內門既失了賊，決然從那百花軒後挖過來的。快著人去問杜相公，曾失了些物件麼？蕙姿妳可疾忙去喚妳妹子來問她，昨日那內門是怎樣拴鎖的？」蕙姿應聲便走。

不多時，院子與蕙姿一齊走到，一個稟說百花軒不見了個杜公子，一個稟說內房裡不見了個韓玉姿。相國聽說，老大吃了一驚，到底做官的畢竟聰明，心下早已明白。便起來坐在牀上，歎口氣道：「我也道這內門緣何得有賊來，原來，是這小妮子與那小畜生做了手腳，連夜一同私奔去了。終不然伏侍的家僮也帶了去？」吩咐院子：「快去喚他那伏侍的人來見我。」院子答應一聲，轉身便去。

原來，那具聾子正爬起來，尋不見了杜開先，心下好生氣悶。聽著相國喚他，不知什麼勢頭，連忙走將過來。相國問道：「你家相公哪裡去了？」這聾子原是個耳朵不聽得人說話的，兜了這些不快樂，愈加聽不著了，就把手向耳邊指了一指，道：「老爺，小人是個聾子，說話聽不明白，再求吩咐一聲。」

院子在旁道：「老爺問你相公哪裡去了？」聾子道：「這個卻不曉得。小人昨夜打鋪在他牀後，只聽得晚來咿咿唔唔做了半夜的詩，直到五更天氣方才住口。小人見他夜來辛苦了，趁早起來，打點些點心與他吃吃。只見房門大開，鬼影都不見了。」相國道：「可曾帶些什麼東西去麼？」聾子道：「別樣物件小人尚未查點，只是一股鳳頭釵，是他日常間最心愛的，端然還在那裡。」

相國聽說了鳳釵，便覺有些疑惑，遂對他道：「你快去拿來我看。」聾子回身，慌忙便去拿與相國。相國把鳳釵一看，罵了一聲道：「好賤婢！分明這股鳳釵是他日常間戴的，可見他兩個不只做了一日的心腹。」原來，這股鳳釵，卻是前番蕙姿贈與杜開先的，那裡乾著玉姿甚事。

蕙姿在旁看見這釵兒，好生擔著驚恐。相國便對聾子道：「你家相公，與我府中一個女婢同走去了。」聾子聽了這句，唬得把舌頭一伸，縮不進去，道：「有這等事？怪見得這幾日夜來睡在牀上，不絕的唉聲歎氣。」相國道：「我府中沒了個女婢還不打緊，你家老爺不見了個公子，明日可不要埋怨著我？你可早早回去，稟與你家老爺知道。」聾子答應一聲，連忙回去報與杜翰林得知。

那翰林聽罷，心中老大焦燥，便對夫人道：「我那畜生，誰想做了這件沒行止的事，難道這一世再也不要思量出頭？他便去了也罷，終不然韓相國沒了個女侍，明日肯干休罷了。」遂喚打轎到韓府去，商議尋訪。這正是：

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

霎時間巴陵城裡，個個傳說杜翰林的公子拐帶了韓相國的女侍，逃走去了。杜翰林到了韓府，竟了相國，兩個把前事問答了一遍。杜翰林道：「這還是老先生出一招帖，各處尋訪一尋訪的才是。」相國道：「我那女侍，既做個打得上騎四條馬，可尋訪得

做個撇得下愛寵的楊司空，便去了也不足惜。只是令郎差了主意，既把她看上了眼，何不就與學生明說，待我便相贈了何妨。如今學生出了招帖，外面人一來便要說我輕才重色，二來只說我一個女侍拘管不到，被她走了，可不壞了家聲？還是老先生出一個招帖，尋一尋令郎吧。」

杜翰林道：「不瞞老先生說，我那小犬原是螟蛉之子，若出了招帖，可不被外人談議？這還要老先生商量一個計策便好。」兩家正在那裡你推我遜，商量不定，恰好那康汝平得知了消息，劈頭正走將來。相見已畢，便把前前後後問了一遍，韓相國也把前前後後回答了一遍。

康汝平免不得要在相國面前說兩句好看話兒，道：「今日杜兄去了，小姪方才敢說，他兩個是當日新正時節，在西水灘頭楊柳岸邊兩船相傍，向那黃昏月下，便以詩句酬和。那時就覺有些不尷不尬的光景，原不是一日的情由。如今他兩個此去，又不帶一些行李，便出了巴陵地界，到得前路，遇到關津盤詰起來，畢竟送還原籍。但有一說，杜兄是個聰明人，決然不做這著迷的事，料來還在城中左右，隱跡在某一傢裡。二位老伯何不趁早著人密訪，必然得個下落。」韓相國道：「賢契所言，果然非謬。原來他兩個那時節，便起了這個念頭。」

又想一想，對著康汝平道：「原來賢契倒是一個好人，老夫卻沒了眼睛。也罷，我想人家女子到了這般年紀，自然有了那點念頭，如何留得她住？我今還有個蕙姿，是她嫡親姐姐，算來妹子去了，那個妮子決然也不長久。老夫若是打發出去，與了別人，明日可不奚落了她？賢契若不見嫌，杜老先生在此，當面說過，就送與賢契，做個鋪牀迭被，何如？」

康汝平聽了，心裡其實著得，卻便不好應承，假意推托道：「這個小姪怎麼敢受！倘若杜兄明日依舊把她妹子帶轉來送還，那時又沒了這一個，老伯豈不要追悔麼？」相國道：「賢契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便是那妮子有個轉來的日子，老夫自然就送與杜公子了。」杜翰林道：「既是韓老先生有這個意思，賢契到不要推辭，省得拂了美情。」康汝平笑道：「只恐小姪沒福，受用不起。既然如此，小姪就此回去與家父商量便了。」康汝平遂作別起身。

杜翰林見康汝平去了，也就辭了韓相國出門。相國送了進來，便喚蕙姿吩咐，把玉姿房中一應遺下的衣裳首飾，著幾個女侍盡數搬將出來，當堂逐件點過，遂都交付與蕙姿。

原來，這康汝平回去，就與父親商議已定，韓相國便揀一個日子，果然把蕙姿送與他去。這回康汝平卻是天上掉下來的造化，不要用一些氣力，乾乾淨淨得了個美妾。正是：

蛭蚰不動自然肥。

卻又有一說，當初原是他兩個先看上眼，所以如今這個蕙姿畢竟終歸於他。可見姻緣兩字大非偶然矣。有詩為證：

鄰舟陡遇意常癡，只恐相思無盡期。

且喜姻緣天作合，從空降下美嬌姿。

前面康汝平得了韓蕙姿，兩個新歡的光景，世間就是三歲孩童，也曉得是免不得的，卻也不須小子細說。

且再說那杜開先同了韓玉姿私奔出來，趁了漁船，恰好船又小，人又少，況趁著下水，有些順風，不上三、兩個時辰，約行了一百多里。看看天色將晚，但見那：

煙樹朦朧，雲山慘淡。山岡上牧笛頻吹，一個個騎牛回去；石磯邊漁歌齊唱，兩雙雙罷釣歸來。酒旗揚揚，還聞著幾盞天燈；黃犬吠吠，卻早見一方村鎮。

那個鎮頭，你道叫做什麼名字，就是雙仙鎮，長沙府管下的地方。這雙仙鎮原有一個古蹟，當初那裡有一座酒樓，極是熱鬧得緊，那漢鍾離與呂洞賓不時幻跡到那樓上飲酒，飲罷，便把詩來題在壁上。後來被世人識破了詩句，曉得是個幻跡的仙人，從此他兩個就不到這個所在，因此人便取名叫做雙仙鎮。

這杜開先與韓玉姿在船中坐了一日，只當盡盡一日一夜，不曾沾些兒湯水，爭奈心內帶著惶，到也不覺得肚中饑餓。漸漸天色晚來，便記得起又不帶得一些鋪蓋，免不得要到這個鎮頭上去，尋個旅店安歇一宵。便對漁人道：「我們親戚卻正在這個鎮上，可泊過去，待我們好上岸。這裡有兩錢多些銀子，送你吧。」漁人接了道：「相公，早說這個雙仙鎮上，待我做兩日撐來也好。」就把船泊將過去。

杜開先到了這個所在，方才撇下了些驚恐，慢慢扶著韓玉姿，同上岸去。行不數步，恰就是一個旅店。連忙近前問道：「此處可寄宿麼？」店主人出來答應道：「二位到此，還是長歇的、短歇的？」杜開先道：「怎麼叫做長歇短歇？」店主人道：「長歇的，或在這裡一年半載，要把樓上客房收拾起來，好與你們安頓行李。若是短歇的，不過在這裡面小房內，便好暫住幾個日子。」

杜開先道：「我們也不是長歇的，也不是短歇的。我兄弟二人恰在前路探友回來，恐此時沒有便船，權且借宿一宵，明早就去。若肯相留，現成鋪蓋便借一牀，明日多多奉謝。」店主人笑道：「二位相公，我們開客店的雖有幾牀鋪蓋，只好答應來往客商，恐怕不中相公們意的。若是將就蓋得，請進來就是。」杜開先假意兒對著玉姿道：「兄弟，這一夜兒那裡便不將就了。」兩個徑走進去。

原來，天色昏暗，哪個認得她出是個女扮男妝，腰邊沒有那件東西的。這店主人見他兩個斯文模樣，不敢怠慢，就去開了小小一間幽雅軒子，引他二人進去住下，隨即吩咐走動的，打點晚飯，點燈進房。有詩為證：

一夜恩情兩意投，巴陵道上共同游。

茫茫道路無窮極，何日行蹤始得休？

偏生他兩個不該泄洩，撞著這個店主人著趣得緊，不然，或者做將出來。杜開先也恐暗裡被人瞧破，直待吃完晚飯，將次睡倒，滅燈時節，方才與韓玉姿去那巾服，兩個睡做一頭。

這杜開先雖然有事在心，見了這個嬌滴滴如花似玉的睡在身邊，哪裡熬得過。欲待輕輕動手，又恐韓玉姿心中有些不快活。況且兩個又不曾睡過幾夜，倘是被她回答幾句，可不是一場沒趣。只得按住這點火性，安安靜靜睡了一夜。

次早，黎明起來，梳洗停當，謝了店主人，隨即起身。恰好那個鎮頭，共來不滿二、三十個人家，其餘都是偏僻地面。兩個行來，將近半里多路，你道這韓玉姿夜來還好遮飾，這日間六眼不藏私，哪裡掩飾得過？就是別的，或者一時看不出來，這雙小小腳兒，可是瞞得人過的麼？趁著這四下無人，杜開先便把她巾服去了，打扮做個村中探親的夫婦。有幾個來往的見了，又估計他們是兩個哥妹，又估計是一對夫妻。

看看走了三、四里，韓玉姿有些腿酸腳軟，輕輕對著杜開先道：「公子，我想在家穿了自在，吃了自在，何等安穩，哪裡曉得行

路的這樣苦楚。」杜開先安慰道：「小娘子，到此也莫怨嗟了，少不得有個安閒的日子。妳看前面白茫的，敢是一條水路，我和妳慢慢行去，若有便船，就趁了去吧。」兩個又走了一會，才到那個灘頭。恰好有一隻便船泊在那裡，就趁了。

渡去有三十餘里，將近午牌時分，就到了長沙道上。依舊上了岸，正待落個店家，吃些午飯，只見那裡有四、五片飯店，中間一家門首，貼著一張大字云：「巴陵地理舒石芝寓此」。杜開先見了，對著韓玉姿道：「娘子，巴陵卻是我們的同鄉，就到這個店裡去，倘遇著鄉人，大家略談一談，也是好的。」韓玉姿卻不回答，兩個便走進去。

正坐得下，那店小二先拿兩杯茶來。杜開先問道：「你這店中的舒石芝先生，可在這裡麼？」小二道：「官人，敢是要尋他看風水麼？他在灶前替我們吹火哩，待我去喚來。」小二轉身就走。舒石芝見說有人尋他，只道是生意上頭，連忙走來相見。杜開先仔細看時，只見他：

頭戴一頂鐵墩樣的方巾，拂不去塵蒙灰裏；身穿一件竹筒袖的衣服，舊得來擺脫褶拖。黑洞洞兩條鼻孔，恰便是煤結緊的煙肉。赤騰騰一雙眼睛，好一似火煉成的寶石。蹲身灶下，唬得那鼠竄貓奔；走到人前，捱著個腰躬頸縮。

杜開先見他這個形狀，便問道：「老丈就是巴陵舒石芝先生麼？」舒石芝聽了這一聲，連忙答應道：「小子正是。官人的聲音，卻也是我巴陵一般。」杜開先道：「我也就是巴陵，所謂親不親，鄰不鄰，也是故鄉人。我想老丈的貴技，倒是巴陵還行得通，緣何卻在這裡？」

舒石芝道：「不瞞官人說，俗話道得好：『三歲沒娘，說起話長。』小子十六、七年前在巴陵的時節，有一個宦族人家尋將去看一塊風水，不期失了眼睛，把個大敗之地，倒做個大發的看了。不及半年，把他親丁共斷送了十二、三口。後來費了多少唇舌，還不打緊，倒被那些地方上人死著一個的，也來尋著我，所以安身不牢。想來妻子又喪過了，便沒有什麼罣礙，那時單單只有個兩歲的孩兒，遺在身邊，沒奈何硬了心腸，把他撇在城外梅花圃裡，方才走得脫身。只得到這裡來，將就混過日子。」

杜開先聽他這一通，心下好生疑慮道：「終不然這個就是我的父親？」肚中雖是這等思量，口裡卻不好說出，只得再問道：「老丈，雖然那時把令郎撇下，至今還可想著麼？」舒石芝道：「官人，父子天性之恩，小子怎不想念？卻有一說，我已聞得杜翰林把他收留撫養身邊，做兒子了。」杜開先道：「此去巴陵，路也不甚遙遠，老丈何不回去訪他一訪？」舒石芝道：「小子若再回到巴陵，這幾根骨頭也討不得個圓圓。」

杜開先事到其間，不敢隱瞞，倒身下拜道：「老丈，你是我的父親了！」舒石芝聽說，心下一呆，連忙扯起道：「官人，不要沒正經。難道你這樣一個標緻後生，沒有個好爹娘生將出來，怎麼到錯認了小子？若是兄弟、叔姪認錯了還不打緊，一個父親可是錯認得的？快請起來。」

杜開先便把兩歲到今的話，備細說了一遍。舒石芝到也有些肯信道：「世間撞巧的事也有，難道有這樣撞巧的？這個還要斟酌。」小二在旁攛掇道：「老舒，你好沒福！這樣一個後生官人認你做老子，做夢也是不能夠的。兀自裝模作樣，強如在那灶頭吹灰煨火過這日子。他若肯認我小二做了父親，我就端端坐在這裡，隨他拜到晚哩。」舒石芝道：「且住，我還記得當初撇下孩兒的時節，心中割捨不得，將他左臂上咬了一口。如果你要把我認做父親，只把左臂看來，可有那個傷痕麼？」

杜開先就將左手胳膊擡將起來，當面一看，果然有個疤痕。這遭免不得是他的兒子，低頭就拜。小二便把舒石芝撇在椅子上，只得受了兩拜，道：「孩兒，若論我祖墳上的風水，該我這一房發一個好兒子出來。還有一說，今日雖是勉強受你這幾拜，替你做了個父親，若是明日又有個父親來認，那時教我卻難理會了。」

杜開先笑了一聲，便向身上脫下那件海青，袖中取出那頂巾來，遞與舒石芝替換。舒石芝問道：「孩兒，你敢是先曉得爹爹在此受這狼狽，特地帶來與我的麼？」杜開先這遭想得是一家人，卻便不敢隱瞞，把舒石芝扯到背後，輕輕對他換韓玉姿改換男妝，私奔出來的話，告訴一遍。舒石芝正待細問幾句，只見那小二在旁叫了一聲道：「不要瞞我，正要和你說句話哩！」杜開先聽了，便打了下一個咯噔，連忙上前問他。

畢竟不知這小二說出些什麼話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